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五輯
沈雲龍主編

翼教叢編
葉德輝編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翼鼓世新

翼教叢編序

洪惟我

朝

主德清明昇平日久率土之士咸懷忠良履蹈蕩平罔有橫議
乾隆朝若劉震宇所著書有更易衣服制度諸條蔡顯等書詞
怨誹並正刑章

皇靈赫濯遐邇震驚邪慝不作聖學彌昌甲午以來外患日逼
皇上慮下情之壅闕愍時艱之弗拯博求通達時務之士言禁
稍弛英奇奮興而傾險淫詖之徒雜附其間邪說橫溢人心浮
動其禍實肇於南海康有爲康爲人不足道其學則足以惑世
招納門徒潛相煽誘自黃公度爲湖南鹽法道言於大吏聘康
之弟子梁啟超主講時務學堂

熊希齡上陳中丞書云延聘梁
卓如爲教習發端於公度觀察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鄒沅嶺及齡與伯嚴皆贊成之張其師說一時衣冠之倫罔顧

見本年五月湘報六月申報名義奉爲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學僞經攷孔子改制攷爲主而

平等民權孔子紀年諸謬說輔之僞六籍滅聖經也託改制亂

成憲也倡平等墮綱常也伸民權無

君上也孔子紀年欲人不知有

本朝也其論特無待辨而罪狀視劉蔡萬焉徒以主張變法牽

傅時務淺識被其蠱惑奸衰利其陰謀康梁輩方駸駸嚮用奧

援彌固連與成朋許尙書文侍御旣以參劾獲罪而其黨且執

新舊相爭爲詞欲以阻撓新政之名羅織異己自朝逮野默不

敢言惟張香濤尙書勸學篇王幹臣吏部實學報辭而闕之未

加顯斥吾湘如王葵園祭酒師葉奕彬吏部數先生洞燭其奸

摘發備至當路不省亟予彌縫於是湘人士受惑尤深余怒焉

憂之以爲匪發其覆眾醉不可醒也爰倡輯諸公論說及朝臣
奏牘有關教學者都爲叢編命之翼教采獲敘次悉出同人叨
矚將成而康梁以逆謀事覺亂黨逮治區夏好士欽仰
皇威彌暢然自樂其生也

國家厚澤深仁超軼前代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邇者
國勢未振民氣置陵士生其間亦旣涵濡詩書馳騁

皇路卽竭其涓埃爲吾

君牖導愚蒙固結根本猶懼不逮顧迺乘

國步之艱危昌逆亂之萌孽匪惟坐視其焚如又益之以燄灼
推測胸臆莫能代解雖曰天地之仁下猶有憾而羣輩昏愍舍
正趨歧自速殲亡良可怪歎二三君子當淫辭沸羹之日能倡
明太義攘臂而爭圖其志趨卓立篤信好學致然抑非

國家二百年來培植教養之恩無以臻此是編斷自七月以前專以明教正學爲義至康梁等造逆之謀亂政之罪載在

史成昭示寰寓所不贅焉嗚呼世豈有學術不正而足與言經世者乎後之論人者可以鑒矣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秋八月平江蘇輿

翼教叢編目錄

卷一

朱侍御一新答康有為第一書

朱侍御答康有為第二書

朱侍御答康有為第三書

朱侍御答康有為第四書

朱侍御答康有為第五書

洪給諫良品答梁啟超論學書

卷二

安侍御維峻請毀禁新學偽經考片

許尙書應駢明白回奏摺

文侍御悌嚴劾康有為摺

孫尚書家鼐奏覆籌辦大學堂摺

卷三

張尚書之洞教忠

張尚書明綱

張尚書知類

張尚書正權

王吏部仁俊實學平議民主駁義改制闢謬

屠侍御仁守致時務報館辨闢韓書

葉吏部德輝明教

卷四

葉吏部輜軒今語評

葉吏部正界篇上下

葉吏部長興學記駁義

葉吏部讀西學書法書後

葉吏部非幼學通議

汨羅鄉人學約糾誤

卷五

湖南邵陽縣公逐亂民樊錐告白

嶽麓書院賓鳳陽等上王益吾院長書

湘紳公呈

湘省學約

卷六

張尙書電致徐學使書

梁太史鼎芬與王祭酒書

王猷焮上王院長書

寶鳳陽與葉吏部書

王祭酒 先謙 復畢永年書

王祭酒與吳生學菟書

王祭酒致陳中丞書

王祭酒復洪教諭書

王祭酒與徐學使書

葉吏部與石醉六書

葉吏部與劉先端黃郁文兩生書

葉吏部與南學會皮鹿門孝廉書

葉吏部答皮孝廉書

葉吏部與戴宣翹校官書

葉吏部答友人書

葉吏部與俞恪士觀察書

葉吏部與段伯猷茂才書

右目錄部六卷異學萌芽朱洪犄角覺迷闢謬厥識閎偉義烏
論性義精詞覈辨言雖拄正理自申錄弁卷首取證道同僞經
攷出邪說漸昌泰安特糾逆折厥燄進用伊始許文繼彈昭揭
幽微奸膽已喪梁擢譯局參預學堂經史別編假公行詐壽州
進疏衛道功鉅錄弟二卷疆臣佼佼厥惟南皮勸學數篇挽瀾
作柱王議祓邪屠書辨誤報館橫決實資拯正中西混同異說
爭席明教有述源流畢賅錄第三卷康黨著作積非亂是士類
狂惑職此之繇匪揭其隱復道奚望吏部評駁用力至勤汨羅
窮居心未忘世門徑七書頓成灰燼錄第四卷斯文未喪人心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五
不死邵陽倡義桑梓有光羣論沸騰大吏龔瞽公呈廓清莫或
省錄同人學約事非獲已錄第五卷惡焰鬱攸眾婢見嫉謗言
如沸我舌幾亡書札往還可資覆案彙錄成卷以殿斯編蘇輿
又記

增一卷

梁啟超上陳中丞書

梁啟超等與康有爲書

朱啓生侍御笈

頭辱手教累數千言
多有不敢附和者士
揚之使高鑿之使深
竊以是爲足下危出
當更求高出乎其
可心知其意而不可
及董生所不敢言者
已君之熱血僕所深
者一變乃爲極冷也
於淡泊遂成石隱言
幾希故持論不可溫

敬其言而不能不心疑其事孔子之贊艮卦孟子之論蚺鼃其義可深長思耳莊生之書足下所見至確而其言汪洋恣肆究足誤人凡事不可打通後壁老莊釋氏皆打通後壁之書也愚者既不解智者則易溺其心志勢不至敗棄五常不止豈老莊釋氏初意之所及哉然吾夫子則固計及之矣以故有不語有罕言有不可得而聞凡所以爲後世計者至深且遠今君所云云毋亦有當罕言者乎讀書窮理足以自娛樂行憂違貞不絕俗願勿以有用之身而逐於無涯之知也西人之說至謬其國必不能久存僕與諸生言論亦間及之暇當錄呈就正承索觀拙著僕學無所得性懶又不肯著書媿無以應足下之命耳

朱侍御答康有爲第二書

曩奉教言屬有他事未遑卽復甚歉甚歉足下深識獨斷扶植孔氏之遺經摘發嘉新之僞制以是自任成一家言僕方鑽學之不盡奚敢復有異同顧私心不無過計者竊以爲僞周官左傳可也僞毛詩不可也僞左傳之麀亂者可也僞其書不可也辭指繁多非倉卒所能究約舉一二以當寸莛之扣可乎足下不信壁中古文謂秦法藏書者罪止城旦又史記河間魯共王傳無壁經之說夫謂秦未焚書者特博士所藏未焚耳始皇本紀所載甚明其黥爲城旦者以令下三十日爲限限甚迫矣偶語詩書罪且棄市則設有抗令弗焚者罪恐不止城旦史文弗具未可以是而疑秦法之寬也當史公時儒術始興其言濶略河間傳不言獻書魯共傳不言壞壁正與楚元傳不言受詩浮

邱伯一例若史記言古文者皆爲劉歆所竄則此二傳乃作偽之本歆當彌縫之不暇豈肯畱此罅隙以待後人之攻足下謂歆僞周官僞左傳僞毛詩爾雅互相證明并點竄史記以就已說則歆之於古文爲計固甚密矣何於此獨疏之甚乎史公自敘年十歲則誦古文儒林傳有古文尙書其他涉古文者尙夥足下悉以爲歆之竄亂夫同一書也合己說者則取之不合者則僞之此宋元儒者開其端而近時漢學家爲尤甚雖未嘗無精深之言要非僕之所敢言也班史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案之誠然足下將以此亦歆所竄亂乎歆果竄此曷不并竄河間魯共二傳以泯其迹乎古文尙書之可疑以出自東晉其辭緩弱與今文不類經闕惠諸家考之而愈明左傳之可疑以論斷多不中理分析附益自必歆輩

所爲故漢儒及朱子皆疑之然漢儒斷斷爭辨者但謂左氏不

傳經非謂其書之僞也

處考爲劉及上天降災四十七字孔疏明言其僞班叔皮王命論劉承奕辨著

於春秋叔皮與劉歆時代相接此爲歆輩附益之類證上天降災諸語尤出於晉以後耳左氏與國語一記

言一記事義例不同其事又多複見若改國語爲之則左傳中

細碎之事將何所附麗且國語見采於史公非人間絕不經見

之書歆如離合其文以求勝適啟諸儒之爭授人口實愚者不

爲而謂歆之譎爲之乎史記多采左傳不容不見其書或史公

稱左傳爲國語則有之謂歆改國語爲左傳殆不然也

儀禮左傳國語

戰國策皆後人標題故無定名諸子書亦多如是猶史記非史遷本名卽稱太史公書者亦揚惲所題史遷當時初不立名也

左傳毛詩傳授不明班史雖言之鑿鑿實有可疑然左氏之可

疑者僅在張蒼賈誼以上耳誼爲左氏訓故其書不見於藝文

志太傅新書亦經後人駢雜可據者惟漢書本傳本傳雖引自

公勝之事其出於左氏與否不可知孟堅作張蒼傳甚詳而并無一言與左氏相涉書之晚出自不待辨但張禹以言左氏爲蕭望之所薦其事實不能僞造尹更始翟方進賈護陳欽之傳授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講習耳目相接不能鑿空歛是時雖貴幸名位未盛安能使朝野靡然從風羣誦習其私書耶春秋序疏嚴氏春秋引觀周篇孔子修春秋邱明作傳其義耳焉富不傳春秋之事乎其義則爲欲所竄亂本傳固有轉相發明之語爲可證也穀梁始立學時亦多紛紜之論然穀梁傳經左氏不傳經穀梁有師法左氏無師法穀梁靡所竄亂左氏多所附益加以移書責讓怙寵逞私諸儒之憤爭固其所也而可以是斷爲僞乎左氏不傳春秋此漢儒至當之言劉申受作者證據以分別眞僞僕猶病其多專輒之詞深文周內竊所不取六經大旨皎若日星師說異同雖今

文亦有可疑邱蓋不言罔聖門闕疑之旨必鍛鍊之以伸己意
安用此司空城旦書乎毛詩晚出與三家互有得失三家之說
班史謂如不得已魯爲最近而魯詩久佚近儒綴輯百無一存
鄧書燕說蓋猶不免就其存者慎擇焉以訂毛之失則可矣欲
廢毛而遠述三家無是理也足下謂今文與古文古文與古文
皆同條共貫大著未獲卒業不知其說云何以僕言之則毛詩
不盡同於古文也十五國風之次與季札觀樂不同昊天有成
命郊祀天地與周官南北郊分祀不同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且
與今文孝經同文王受命作周則與古文尙書皆同其他禮
制同於戴記者尤多故康成以禮箋詩雖或迂曲要非盡古文
之學也行露傳昏禮純帛不過五兩與地官媒氏文同天保傳
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與春官大宗伯文同白華傳王乘
車履石與夏官隸僕文同駟傳諸侯六閑與夏官校人文同夏
官有挈壺氏東方未明傳亦有之秋官司園有園土正月傳亦
異故養馬一

有之此類皆似爲古文同條共貫之證然安知非劉歆竄亂
官時劉竊毛傳如梅氏古文尙書之比耶皇皇者華傳訪問於
善爲咨皇矣傳心能制義曰度皆同於左氏此經師相傳遺說
不妨互見猶穆姜論元亨利貞與孔子文言同可謂周易亦能
作耶歆移太常不及毛詩彼固自有陳恭甫疏證五經異義所
分別可知毛詩不當與三家並斥也
采有今文與今文古文與古文各異者亦間有今文與古文相
同者就其所采已如此况許鄭之辨不盡傳於今者乎聖人微
言大義莫備於易與春秋二傳尤微言所萃穀梁自范注行漢
儒家法不可得見矣可見者猶有公羊解詁一書後人不明託
王之義凡所爲非常可怪之論悉歸咎于邵公邵公不任咎也
然六經各有大義亦各有微言故十四博士各有家法通三統
者春秋之旨非所論於詩書易禮論語孝經也孔子作春秋變
周文從殷質爲百王大法素王改制言各有當七十子口耳相
傳不敢著於竹帛聖賢之慎蓋如此詩書禮樂先王述與使皆

以一家私說解於其中則孔子亦一劉歆耳豈獨失爲下不倍之義抑亦違敏求好古之心必若所言聖人但作一經足矣曷爲而有六歟王制一篇漢儒後得爲殷爲周本無定論康成於其說之難通者乃歸之於殷今更欲附會春秋改制之義恐穿鑿在所不免論語二十篇可附會者惟夏時殷輅文王既沒數言然既通三統則韶樂鄭聲何爲而類及之春秋改制猶託王於魯不敢徑居素王之名素王者弟子尊之之詞非夫子自稱也匡人之圍儼以素王自居聖人果若是之僭乎堯曰篇歷敘帝王相承之統緒而次以子張問從政固有微指但此爲門人所次第孔子之告子張曷嘗有一言及於改制近儒爲公羊學者前則莊方耕後則陳卓人方耕間有未純大體已具卓人以繁露白虎通說公羊乃眞公羊家法也非常可怪之論至於董

子邵公可以止矣劉申受於邵公所不敢言者毅然言之卮辭
日出流弊甚大公羊與論語初不相涉而作論語述何以疏通
之戴子高復推衍之其說精深劇可尋繹然謂論語當如是解
也然乎否乎足下曩言西漢儒者乃公羊之學宋儒者乃四子
書之學僕常心折是言足下既知四子書與公羊各有大義矣
奚爲必欲合之漢宋諸儒大端固無不合其節目不同者亦多
必若漢學家界畫鴻溝是狹僻迷謬之見也然苟於諸儒所畢
力講明者無端而羸雜焉以晦之諒非足下任道之心所宜出
也漢學家治訓詁而忘義理常患其太淺近儒知訓詁不足盡
義理矣而或任智以鑿經則又患其太深夫淺者之所失支離
破碎而已其失易見通儒不爲所惑也若其用心甚銳持論甚
高而兼濟之以博學勢將鼓一世聰穎之士顛倒於新奇可喜

之論而惑經之風於是乎熾戰國諸子孰不欲明道術哉好高
之患中之也夫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今學古學行之
幾二千年未有大失也若周官若左氏傳若古文尙書疑之者
代不乏人然其書卒莫能廢也毋亦曰先王之經大法藉是
存什一於千百焉吾儒心知其意可矣禮失求諸野古文不猶
愈於野乎彼其竄亂之迹歆固自言之後人辨斥千萬言不若
彼無心流露之一二語爲足定其讞也僕嘗盱衡近代學術而
竊有治經不如治史之謬論方當多事之秋吾黨所當講求者
何限而暇耗日力於兩造不備之讞辭哉公羊多有切於人事者宜講明之通三統
之義尤非後世所能行辨之極精亦仍無益漢時近古猶有欲
行其說者故諸儒不憚詳求今治公羊不明是義則全經多所
室閎不足爲專家之學若遍通於六經殊無謂也凡學以落時
爲要六經皆切當世之用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後世學術紛
歧功利卑鄙故必折衷六藝以正之明大義尤亟於緝微言者
以此宋儒之所爲優於漢儒者亦以此質文遞嬗爲者通其大

詩經一
旨可耳周制已不可行於今况夏殷之制爲孔子所不能徵者乎穿鑿附會之辭吾知其不能免也會是說經而可穿鑿附會乎若夫新周故宋黜周王魯惟聖人能言之聖人且不敢明言之漢儒言之亦未聞疏通六經以言之僕誠固陋且姝姝於先生之說以期寡吾過焉不揣狂戇無任主臣幸辱教之敬承起居詞不宣意

朱侍御答康有爲第三書

貴門人復洪給事書一通讀訖敬繳秦政焚書千載唾罵賢師弟獨力爲昭雪何幸得此知己耶雖然足下不鄙僕之庸愚虛懷下逮僕敢不以正對自頃道術衰息邪說朋興聖學旣微異教遂乘間而入氣機之感召固有由來憂世者亟當明理義以正人心豈可倡爲奇衰啟後生以毀經之漸樂經先亡已無如何幸而存者僅有此數自僞古文之說行其毒中於人心人心之中有一六經不可盡信之意好奇而寡識者遂欲黜孔學而專立今文夫人心何厭之有六經更二千年忽以古文爲不足信更歷千百年又能必今文之可信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秦政卽未焚書能焚書者豈獨秦政此勢所必至之事他日自有仇視聖教者爲之吾輩讀聖賢書何刃一爲戎首東坡謂其父殺

人其子行劫不可不加之意也近世言尙書者坐枚賾以偽造古文之罪既知其不足以與此乃進而坐諸皇甫謐既又知其不足與此乃進而坐諸王肅肅遂足以與此哉治經所以明理莫須有三字固不足以定爰書卽使爰書確鑿亦不過爭今古文之真僞已耳曾何益於義理近儒謂古文雖僞而作僞者皆有來歷其書仍不可廢然則枉費筆墨何爲乎此事本兩言可決而諸老先生曉曉不已僕方怪許子之不憚煩乃足下知僞尙書之說數見不鮮無以鼓動一世遂推而遍及於六經嘻其甚已足下謂今文之與古文古文之與古文皆同條共貫因疑古文爲劉歆所偽造夫古文東漢始行本皆孔氏一家之說豈有不同條共貫之理若今文固不盡同西漢立十四博士正以其說之有歧互也立魯詩復立齊韓立歐陽尙書復立大小夏

俟一師之所傳且如此况今古文之學豈能盡同今文家言傳者無多自東漢時師法已亂其僅存者乃始覺其同條其貫耳豈西漢諸儒之說果如斯而已乎如魯詩說關雎與齊條異此類今猶可考由此推之今文必不能同條其貫也乃執所見以概所不見未免輕於立說矣西漢之有家法以經始萌芽師讀各異至東漢而集長舍短家法遂亡由分而合勢蓋不能不如此儒者治經但當問義理之孰優何暇問今古文之殊別近儒別今古文特欲明漢人專家之學非以古文爲不可從必漸滅之而後快也古文果不可從馬鄭曷爲從之馬鄭而愚者則可苟非甚愚豈其一無所知甘受人愚而不悟劉歆之才識視馬融等耳足下何視歆過重至使與尼山爭席視馬鄭過輕乃村夫子之不若乎且足下不用史記則已用史記而忽引之爲證忽斥之爲僞意爲進退初無確據是則足下之史記非古來

相傳之史記矣凡古今學術偏駁者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然聰明之士安肯湛溺乎其中愈聰明則愈湛溺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慎微夫學術在平澹不在新奇宋儒之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平澹也世之才士莫不喜新奇而厭平澹導之者復不以平澹而以新奇學術一差殺人如草古來治日少而亂日多率由於此世亟需才才者有幾幸而得之乃不範諸準繩規矩之中以儲斯世之用而徒導以浮夸竊恐詆訐古人之不已進而疑經疑經之不已進而疑聖至於疑聖則其效可觀矣勢有相因事有必至明隆萬間之已事可爲寒心夫今之學者義利之不明廉隅之不立身心之不治時務之不知聰穎者以放言高論爲事謂宋明無讀書之人卑陋者以趨時速化爲工謂富強有立致之術人心日僞士習日蠶是則可憂耳不此

之憂而憂今古文之不辨吾未聞東漢興古文以來世遂有亂而無治也夫學以匡時爲急士以立志爲先四郊多壘而不思臥薪嘗膽以雪國恥者卿大夫之辱也邪說誣民而不思正誼明道以挽頽流者士君子之辱也古之儒者非有意於著書其或著書則凡有關於學術之邪正人心之厚薄世運之盛衰乃不得不辨別之以端後生之趨向若二千餘載羣焉相安之事忽欲紛更明學術而學術轉歧正人心而人心轉惑無事自擾誠何樂而取於斯充足下之意欲廢毛詩然毛詩廢矣魯韓之簡篇殘佚可使學者誦習乎欲廢左傳然左傳廢矣公穀之事實不詳可使學者懸揣乎足下之說果行其利亦不過如斯若不可行又何爲俛焉日有孳孳費精神於無用之地也伊古以來未有不範諸準繩規矩之中而能陶冶人才轉移風氣者足

下之高明其遂無意於是乎極知言之僭越然過承知愛不敢
不貢其愚若其言之有關考訂者前書已略陳之無煩贅及信
而好古多聞闕疑僕雖不敏亦嘗受孔子戒矣敬以持贈何如

朱侍御答康有爲第四書

曩貢一牋謬自託於他山攻錯之義規諷深切既發而輒悔惴惴焉惟見絕於大君子之門是懼乃復書沖挹不以爲鑿枘而獎借之且慚且感世俗喜諛惡直其不以規爲瑱者幾希矣何幸昔賢雅度猶得並吾世而親見之耶雖然足下好善之忱則篤矣而其所建以爲名者僕雖固陋誠期期知其不可來書謂僕不察足下之意疑類於乾嘉學者之所爲僕烏敢以是輕量足下哉使足下僅獵瑣文單義日事諛聞則僕當宛舌固聲之不遑豈敢復以逆耳之言進其謬託於他山攻錯之義者正以足下自處甚高凡所論議皆爲一世人心風俗計僕故不敢不罄其愚冀足下剷去高論置之康莊大道中使坐言可以起行毋徒鑿空武斷使古人銜冤地下而吾仍不得六經之用也道

也者如飲衢尊然無智愚賢不肖人人各如其量挹之而不窮世之人以其平澹無奇也往往喜爲新論以求駕乎其上遂爲賢智之過而不之悟足下自視其愚乎其智乎毋亦有當損過以就中者乎周官左傳言不中理者昔人未嘗不疑之而辨之辨之可也因是而遂遍及六經於其理之灼然不疑者亦以爲劉歆所廣造歆何人斯顧能爲此足下徒以一疑似之周官而殃及無辜之羣籍是何異武帝之沈命法文皇之瓜蔓抄也謂非賢智之過乎漢時續史記者甚多後人不察往往混爲史遷之作竹汀甌北諸家皆辨之辨之是也因是而遂割裂其全書強欲坐劉歆以竄亂之罪歆如竄亂自當彌縫完好求免後人之攻何以彼此紛歧前後抵牾罅漏百出奚取於斯足下爲此無徵不信之言傳合文致以成其罪歆不足惜如六經何是奚